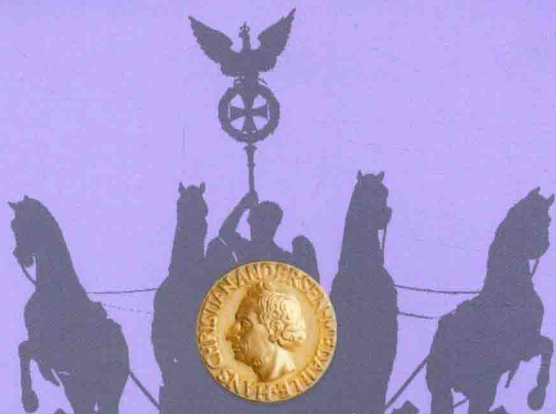


该书系获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官方授权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GUOJI ANTUSHENGJIANG DAJIANG SHUXI

在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ZAI WO SHI GE XIAONANHAJ DE SHIHOU

方卫平 主编

[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 著

谢凤丽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GUOJI ANTUSHENGLIANG DAJIANG SHUXI

在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ZAI WO SHI GE XIAONANHAJ DE SHIHOU

方卫平 主编

[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 著

谢凤丽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作权登记号:皖登字 121414041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thor: Erich Kästner

Title: Als ich ein kleiner Junge war

Illustrated by Horst Lemke

Copyright © Atrium Verlag, Zürich 1957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中文简体字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 (德)埃里希·凯斯特纳著;谢凤丽译.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8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 方卫平主编)

ISBN 978-7-5397-8793-0

I. ①在… II. ①埃… ②谢… ③方… III. ①凯斯特纳 - 传记 IV. ①
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5677 号

方卫平 主编
[德]埃里希·凯斯特纳 著
谢凤丽 译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在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出版人:张克文

责任编辑:林 群

责任校对:冯劲松

装帧设计:缪 惟

责任印制:田 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32(办公室) 63533524(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合肥华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 × 1010mm

1/16

印张:9.75

插页:2

字数:150 千

版 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8793-0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奖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安徒生奖”全称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奖，是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设立的、国际上公认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的最高荣誉奖项，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于 1956 年首次设立儿童文学作家奖，并于 1966 年增设了插画家奖，以表彰获奖者为青少年儿童文学事业做出的永久贡献。评选过程中，提名作家和插画家的所有作品都要经过筛选。获奖者会被授予一枚刻有安徒生头像的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许多优秀作家和插画家因获得这一奖项而永载史册。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GUOJI ANTUSHENGJIANG DAJIANG SHUXI

总策划: 刘海栖 张克文

主 编: 方卫平

顾 问:

艾哈迈德·莱泽·卡鲁丁(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主席)

玛丽亚·耶稣·基尔(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

海 飞(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 CBBY 主席)

王 民(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田海明(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林清发(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

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国分会 CBBY 副主席)

总统筹: 徐凤梅

●●● 序言

亲爱的小读者和大读者们：

长久以来，我的朋友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的每一本书都必定带有序言。噢，是的，我的某些书甚至附带了两个或者三个序言！在这方面，我一直是乐此不疲的。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个坏习惯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改变。首先，人是很难改掉坏习惯的；其次，我倒认为，这不是个坏习惯。

序言对于一本书而言，好比是一座房子的前庭花园一样，那么漂亮又那么重要！当然，有一些房子没有前庭花园，也有些书没有小序言。哦，请原谅，应该说序言。但是，如果一本书带了一个小花园，哦不，是一个序言，会令我更加喜欢它。我不太习惯那样，一位访客推开门径直就进入屋子了，这不论是对来访者还是对屋子里的人都是不好的，对门也是不好的。

想象一下，穿过一个盛开着鲜花的花坛，比如说盛开着绚丽的五彩缤纷的三色堇的小花坛，在一条又小又窄的碎石小径的指引下，您站到了房子门口的台阶前，再踏上三级或四级台阶，您就可以敲响门铃进入屋子。这难道是一件坏事情？那些没有花园的出租屋，住在里面多没意思啊。可是用来专门租赁的七十多层高的摩天大楼，近些年却因为需要而越来越多，真是令人感到遗憾。一本大部头，像一块厚砖头一样重的书，



当然需要序言。但对于我来说,即使是一座小屋,我也喜欢它拥有一个美丽的前庭花园,花园里盛开着三色堇和大丽花。所以,即使一本小书要让读者轻巧方便地带上,也需要它自己的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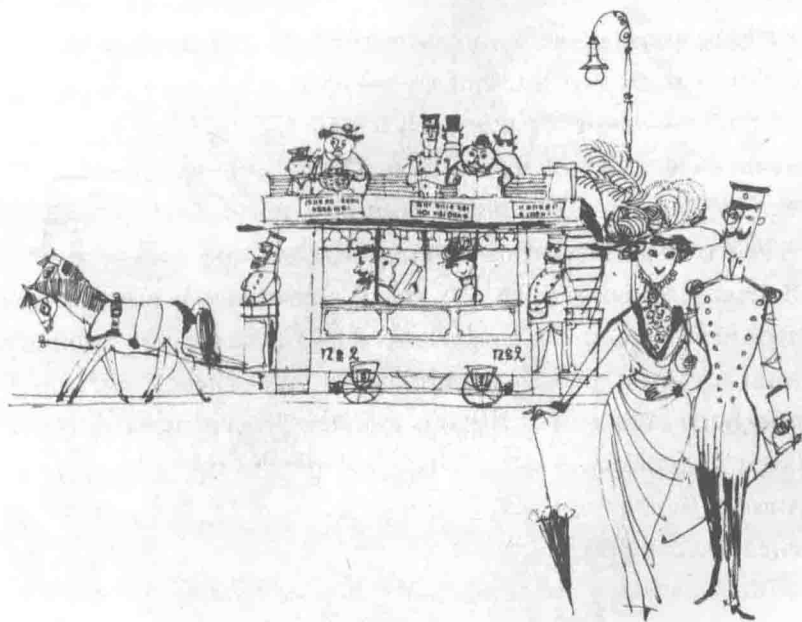
我是在租来的房子里成长的,根本就没享受过带花园的房屋,也许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我对此很渴望。于我而言,后院就是我的前庭花园,菩提树枝就是晾衣竿。这根本用不着掉眼泪。后院和晾衣竿有时候在我看来也是很不错的。我很少为此掉眼泪,更多的时候我总是笑呵呵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院子里的丁香花和接骨木花有着难以言说的美丽。如今,对此美景我能体会到更多。现在,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屋,带有一个前庭花园,甚至屋后还有一大片草地。玫瑰、紫罗兰、郁金香、雪花莲、黄水仙、波斯毛茛、婆婆纳、风铃花、勿忘我竞相开放,夏日的暖风拂过成片的一米多高的茂盛草丛,欧鼠李、接骨木一树繁花盛开。除此之外,我还拥有两棵高高的白蜡木树和一棵苍老快腐朽的赤杨树,甚至还因此招来了蓝山雀和大山雀、红雀、蓝带雀、红腹灰雀、乌鸦、花斑啄木鸟、喜鹊。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幸福得简直要让别人妒忌了!

在这本书里,我要跟大家讲一讲我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只挑几件事情,不准备全部都讲。否则的话,这本书就会变成一本砖头重的大部头了,我可不喜欢这样,我的写字台可不是一个造砖厂;再说了,以前发生的事儿,不是孩子们都能想象和体会得到的。既然我这本书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就要写一些他们能够理解的事儿。这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也觉得要这么来写。好了,你们要相信我,我写出来的一定是适合孩子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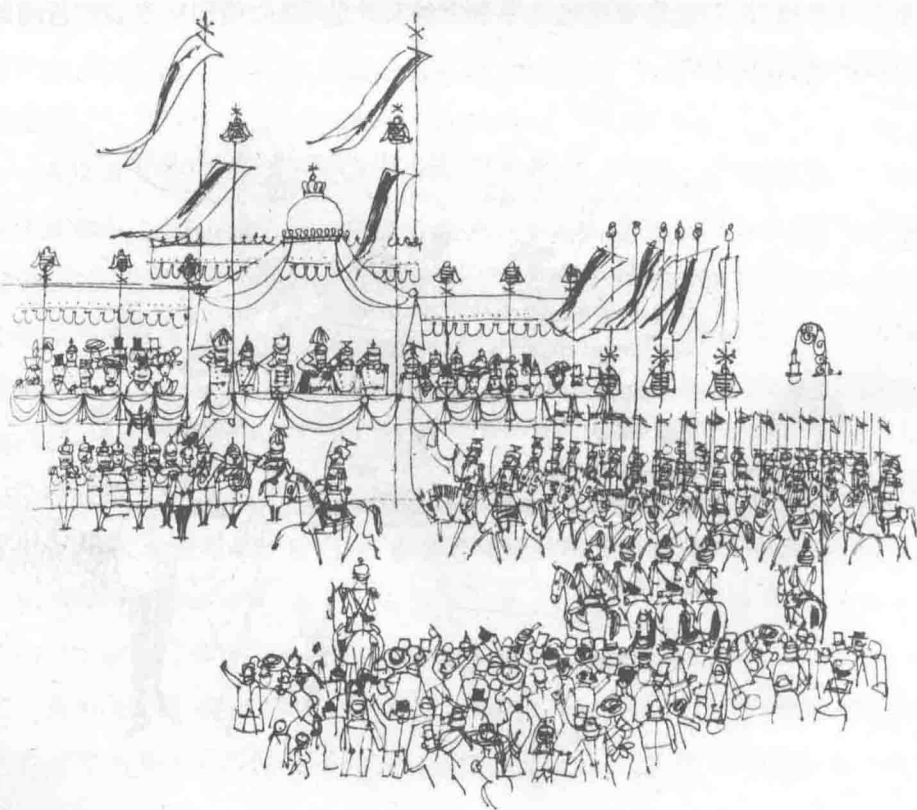
以前呢,我也曾是个淘气的小男孩,现在我已然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了,五十多岁啊,也就是半个世纪啊(真希望我没有这么换算过)。我把那些我经历过的美好时光回忆出来,你们一定很感兴趣。你们一定想知道,一个人从一个小孩子变成年过半百的老头子,中间都发生过些什么故事。

我小时候啊,跟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的世界。我还记得,那时候城市的街道上也有很多车子在行驶,不同的是,这些车子自己不能走,要用马拉着才能往

前进。乘务员同时担任着马车夫的角色,要挥舞着皮鞭来赶马车。现代社会的人习惯看到女人们穿着又简单又短的裙子,但是那时的女人们都裹着一身又长又紧身的曳地长裙,走起路来每次只能迈出很小的一步,根本没办法自己上车。所以她们需要乘务员或者是力气比较大的男人的帮助,往上托举一下才能上得了马车。进车厢的时候,她们还要低下脑袋往一边歪着才能进去,因为她们头上都戴着那种又大又高的帽子——几乎跟车轮差不多大——上面插满了各种颜色的羽毛,还有长长的扣帽饰针,这种看上去很危险的针状物是警察允许携带的!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位国王,国王的嘴巴上留着一撇又长又翘的小胡子。他在柏林的宫廷理发师曾为他设计了一个将左右两撇胡子从嘴巴上方连接在一起的特别造型。这种特别的美髯设计深受大众好评,为此他还接受了不少报纸和杂志的采访。接下来,许多德国男人纷纷开始效仿起来,他们每天梳洗后,也学着国王的样子将自己嘴巴上面的两撇胡子从两边接到一起,看起来非常滑稽可笑,这常常要花上半个多钟头才能弄好,他们在专心打扮的时候,可以一句话也不讲。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位萨克森国王，每年都会为国王举行几次盛大的游行活动。例如在国王的生日那天，就要举行一场盛大的阅兵庆典活动。步兵、国王的护卫兵以及骑兵都穿着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制服，看上去蔚为壮观。当天在德累斯顿的阿劳恩广场上，士兵列队整齐盛装待发。骑士们穿着胸铠。来自萨克森州的格罗森海因和鲍岑的轻骑兵们穿着匈牙利式制服，胸前斜戴着一条宽宽的绶带，头上戴着高高的棕色皮毛帽。来自奥沙茨和罗赫利茨的重骑兵身穿骑兵军服，趾高气扬地骑在马上，手持着一把弯弯的刺刀或高举着一根长矛。当他们列队经过国王坐着的主席台时，向着国王挥舞致意，这时围观的人群顿时沸腾起来，所有人都乌拉乌拉地高呼着。号角吹响了，铃杆也因摇摆响个不停。鼓手们大力击打着定音鼓，发出隆隆的声响。这种阅兵式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华丽、最壮观的场景，就像是看了一场昂贵的歌舞剧或戏剧一样令人难以忘怀。



那位在生日那天举行盛大的阅兵庆典活动的君主名叫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他也是最后一位萨克森国王。当然,那时候他肯定不知道自己会是最后一位君主。有时候,人们能看见他带着自己的孩子们穿过雷森顿城,马车夫旁边并排坐着一位穿着袖子又紧又窄的衣服、戴着毛色发亮的皮毛帽的皇家猎手。年幼的王子和公主坐在敞篷的马车里,挥舞着手向我们这些围观的孩子示意。国王也向我们挥手示意。他的脸上挂着非常和善的笑容,我们也拼命地使劲向他们挥手致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全世界的人知道了,他的妻子——萨克森的王后背叛了他,跟着一个意大利的职业小提琴手托赛里跑了。国王体形由此渐渐地变得滑稽可笑起来,孩子们也失去了妈妈。

在圣诞节期间,人们常常看见国王一个人外出散步,大衣领子高高地竖着,跟一个普通的军官一样。他穿过长长的街道,街道上闪烁着美丽的圣诞灯火,间或他会在某个亮着微光的橱窗前驻足沉思,欣赏那些商品。看起来,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一些陈列孩子们衣服或玩具的橱窗。天上开始飘起雪花来,商店的橱窗里布置了一个美丽的圣诞树,默默地闪闪发光。行人见到国王,赶紧悄悄地向一边躲开,并把手指竖在嘴巴上:“嘘,是国王陛下。”然后匆匆地走开,他们不希望打扰国王的清静。他看起来是如此孤单。他很爱他的孩子们,正因为如此,他的子民们也很敬重他。国王就要走进一家名叫拉里氏的肉食店里了,他对一位女售货员说:“来两份热乎的正宗德式老肠,多抹些芥末,马上就能吃到嘴里的!”女售货员还来不及行屈膝礼,十分慌乱地说:“荣幸之至!尊敬的国王陛下!”然后她就想起该说些什么了。过了一会儿,她问了句:“您需要配小面包吗?”当时店里的其他人,包括我和母亲,都站在一旁看着发生的一切,默不作声,我们都希望不要打扰到国王的好胃口。然而国王最终还是没有勇气踏进那家拉里氏店里。他继续沿着那条商业街走着,然后停在一家装饰美丽的名叫雷曼·拉瑟恩的礼品店前,驻足了一会儿。接着,他穿过老市场,在宫殿街附近逛来逛去,又被一个橱窗中的陈列品吸引住了,仔细打量着。橱窗里陈列着一个沙盘模型,一些锡制的纽伦堡士兵在上面栩栩如生。接下来,国王的圣诞夜闲逛马上就要结束了。一位王宫前站岗的哨兵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跳了出

来,他发现了国王,马上跑到国王面前,递上一把枪并反复强调着安全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萨克森最后的那位国王用手脱下了头上的帽子,消失在他那又庞大又空旷的宫殿群中了。

是的,半个世纪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有的时候,我竟然会恍惚感觉,那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而已。从那时起,接下来又发生了战争,电灯的发明、革命和通货膨胀、可驾驶的热气艇以及波特码的解密、超音速飞机的发明!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世界变化万千,但是该保留的还是一如既往地保留了下来,并将永远流传下去。以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我的母亲以前必须用“您”来尊称她的父母,今天的孩子虽然不再使用尊称称呼自己的父母,但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永远没有改变。以前我的父亲说面包和门的时候,发音和现在可大不一样,但是不管怎样发音,压根儿不影响人们去吃那个面包或在门里门外穿来穿去。好多东西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发生改变,但是总有一些不变的部分会永远保留下来。

我在冒烟的煤油灯下写算术作业时,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玻璃灯罩碎裂了开来,那真的是昨天的事情吗?或者真的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吗?那时我必须小心翼翼地把爆裂的玻璃灯罩拧下来,换上一个新的,然后划上一根火柴,再次把煤油灯点燃。现在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人们用上了更明亮的电灯,有了电,人们不再需要去购买煤油灯了,这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和舒适。但现在真的比过去更美好了吗?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吧,也许不是。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清晨,去学校之前,我会一路小跑赶到格林纳迪街上的杂货店,“一升半的煤油和一个新鲜的四磅重面包,共两样。”我一边对女售货员说,一边心里盘算着应找回多少零钱以及今天面包和煤油的优惠价后面的折扣数。煤气路灯闪烁着火苗,在它的映照下,天上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寒气从四下里拥来,钻进我的鼻子,针扎一般地疼。接下来我走进了一家叫克斯林的肉食店:“请给我来一份四分之一磅重的新鲜血肠,一半的一半!”接着又到了一家蔬菜店,我跟克莱兹夫人讲:“来一块黄油和六磅重的土豆。衷心问候您,女士。哎哟,我快冻僵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带着面包、煤

油、香肠、黄油和土豆！我的嘴巴里呼出来一团团白气，就像是易北河上经过的蒸汽船喷出来的一样；胳膊下面夹着的那块暖暖的四磅重的面包差一点儿滑落了下来；零钱在口袋里叮当作响；煤油在玻璃底座里晃来晃去；网兜里的土豆不断地敲打着我的膝盖。大门嘎吱响了一下，我三步并做一步跨上了台阶，刚想伸手去按三楼的门铃，这才发现手不够用了，只好用脚去踢门。门开了，母亲站在那里：“你就不能按门铃吗？”“不，亲爱的妈妈，我哪里还有手呢？”她笑了。“你有没有忘记什么？”“不，妈妈，相信我一次，这次我什么都没忘！”“走近一些，小伙子。去厨房的桌子上看看，今天早上都有些什么吧！”桌上摆着一杯香浓的咖啡、卡尔斯巴德无花果和热乎乎的面包条，上面抹着最新鲜的黄油。书包已经被妈妈收拾好，整整齐齐在走廊里放着。吃完早餐，我就抓起书包迫不及待地向学校奔去。

“自那以后真的五十多年过去了吗？”时间的忠实记录者——日历本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提示眼前的老者，告诉他残酷的时间真相。看着面前画满了各种标记和符号的日历本，那位陷入了回忆的老人不敢相信地摇了摇头，可是日历上每个闰年的蓝色标记和世纪之始下方的红色下划线是那么的醒目。“不！”回忆过去的老人受惊吓似的轻声叫了起来。“仿佛只是昨天啊！”接着，一丝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或者，最多只是前天发生的事而已。”谁又能说得清呢？

也许两者都是对的。世上有两种记录时间的方法。一种人们可以凭借各种测量工具，用码尺、罗盘、六分仪，就像人们测量那些街道和各种建筑物的尺寸一样来测量。另一种，我们的记忆，是用这些时间或空间度量没法测量出来的。老了，就意味着会忘却一些东西。剩下的忘不掉的部分，反而会清晰得像昨天刚发生一样。在这里用来度量的不是时间，而是价值。那些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童年时光，不管是有趣的抑或是悲伤的。相信我，以前大家在这方面都没有得到过足够的建议和提醒，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不能忘怀的美好！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凯斯特纳家族和奥古斯丁家族	1
第二章 小伊达和她的哥哥们	8
第三章 我未来的父母终于见面了	18
第四章 行李箱、束腹带和金发卷儿	26
第五章 国王桥大街和我	33
第六章 教师、教师、还是教师	40
第七章 大回环和入学糖袋筒	48
第八章 八岁左右时忙的事儿	57
第九章 生活里的一些事儿	67
第十章 两次印象深刻的婚礼	75
第十一章 一个孩子的苦闷	82
第十二章 弗兰茨舅舅成了百万富翁	93

第十三章	阿尔贝特广场边的豪华别墅	104
第十四章	雷曼先生的两面性	115
第十五章	流连于山水间的母亲	122
第十六章	1914 那年	132
后记		139

●●● 第一章 凯斯特纳家族和奥古斯丁家族

人们如果要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般来说总是要从别的人身上开始说起。别的什么人呢？就是那些他自己根本没见过的人，并且永远也不可能会见到的那些人。那些他没有认识过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再会认识的人，那些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并且他对这个人根本就是一无所知的人。人们如果要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总是爱从他的祖先开始讲起。

这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不从祖先开始讲起，人们就仿佛感觉自己在一次汪洋大海的航行中遇到了海难，然后漂流到一个非常小的、无人居住的孤岛上面那样：孤零零的，非常孤零零的，超级孤零零的。因为祖先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兄弟姐妹关系，产生了姻亲关系。终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某些人的祖先，尽管这些人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已经产生了某种联系。

在很早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祖先崇拜，他们在家里把祖先牌位放在一起供奉起来，并且经常在前面屈膝下跪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和怀念之情。从皇帝到官员，从商人到劳工，每个人都莫不如此尊敬自己的祖先，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只是家族这个链条中的一份子，即使自己以后死掉，也还在这个家族的链条上，抹都抹不掉。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骄傲的贵族骑士或是可怜的看门人，人是不可能离开家族单独存在的。

好吧，我们可不想像中国人那样，毕恭毕敬下跪敬拜祖先，那实在是太严肃了。在这里，我也不会挨着个儿把我的祖先都叙述一遍，我只会挑很小的一部分来跟大家讲讲。

我父亲的祖先,我也许只会说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这对我来说,叙述起来倒不是那么困难,因为我本来对此就了解很少,甚至根本不了解,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他们的婚礼、他们的死亡年份、他们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倒是从萨克森州的基督教堂里可以查到,牧师们会把这些记录到教堂的记录本上去。这个家族的男人们一般是手工艺人,往往比自己的妻子活得长,大部分妻子都因为生孩子难产死掉了,而且这些未出生的孩子也跟母亲一起死掉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并不是凯斯特纳家族独有的,那时在整个欧洲甚至美洲,都很普遍,直到匈牙利医生塞梅尔魏斯·伊格纳兹·菲利普发明了消毒方法可以根治婴儿产褥热,这种情况才得以好转。

这件事情发生在一百年前。当时塞梅尔魏斯医生被称作“母亲的拯救天使”,人们为了不忘却他的恩情,还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当然,对此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父亲的父亲,克里斯蒂安·高特利伯·凯斯特纳,是一个木匠,来自帕尼西——一个萨克森州的洼地小城,一条蜿蜒的小河从城边流过。他的妻子叫劳拉,生了11个孩子,有五个在还没有学会走路的年纪就死掉了。剩下的孩子中,有两个长大后,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成为了木匠。另外一个,我的叔叔卡尔,成了一名马掌匠。埃米尔·凯斯特纳,也就是我的父亲,学会了皮具制造,成为了一名皮革工匠。

也许他们把手工匠所特有的细致耐心的特质遗传给了我,让我得以在职业生涯中走得更远。也许我还要感谢海尔曼叔叔,把体操上的天赋遗传给了我,他在75岁高龄时,还担任帕尼西体操协会的技术指导。我非常确定,我身上的一些非常固执的特质也是从凯斯特纳家族遗传而来的,我的一些朋友经常因为我在某个方面的固执而吃惊甚至恼火,他们对我不顾一切坚持要出门旅行这种行为非常反感。

我们凯斯特纳家族的人,对外面的世界好奇心并不大。我们对家乡有一种特别的依恋。我们不怕失恋之痛,却承受不了思乡之痛。为什么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只在黑森林或者高里桑卡或者特拉法加角四周?门前的栗子树,德累

斯顿的沃尔夫斯堡和老市集，叫人如何能舍弃？假如我们离开的时候能把房间里的床和窗户一起带走，那我们会认真考虑一下的！迁移到陌生的地方，离开熟悉的家乡？不，虽然家乡没有高山，没有神秘的世外桃源，没有声势浩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但是我们可以在梦中遇见它们。我们可以在家乡进入梦乡，梦见自己一觉醒来，竟然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可是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那么短暂。但是真正抵达那里，却从来都没有过。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害怕离开家庭的温馨和舒适。另外，我们凯斯特纳家族的人还有一个好的特质，那就是勤劳。我们不能忍受一个人无所事事。一只停留在窗户玻璃上的甲虫都在忙碌个不停，就像我们一样。沙漠中一定不会有狮子的存在，因为那里不是它施展拳脚的地方！

我的父亲，我父亲的父亲，在其一生中，可能至少外出游历过一次，但这是出于被迫，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他们是手工匠师傅，如果要想获得一张行业资格证书，必须学满以后再到别的地方积累实际从业经验。这张证书也许不是他们自愿去获取的，但却是当时行业协会要求的。如果一个手工匠没有在自己家乡之外的地方从事过其他的手工行当的经验，就不能在自己的家乡从事自己的手工行当，不管是木匠、裁缝匠、铁匠、筑炉匠，还是鞍具匠。取得了职业资格证书之后，他们就不需要再外出游历了，所以这种职业游历对他们来说，是唯一的可能也是最后的旅行。

在刚过去的那个八月，我父亲从一个德累斯顿人的汽车里钻出来，站到我在慕尼黑的住所前，他叹了口气，感觉非常疲劳，因为当时他已经有九十多岁高龄了。他之所以来我这儿，唯一的目的是想确认一下我住的环境怎样，我屋子的窗户外面是否有一片绿色。因为他觉得这很重要。从他在德累斯顿的住所窗户望出去，有一大片绿色，还有十匹马。还好，他在我这儿也看到了绿色，还看到了大山雀、苍头燕雀、乌鸦、喜鹊，还有许多拜恩州的小麻雀！这下他终于放心了。我想，要不是操心我的原因，他还会外出旅行吗？

与我的父亲和祖父相比，在外出旅行这件事情上，我要多得多了。我曾经到过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莫斯科、圣彼得堡，还去过巴黎和伦敦、维也纳和日